

铜柄铜钺、铜指护、琥珀串珠…… 在青铜器中窥见神秘古哀牢国



“哀牢夷者，其先有妇人名沙壹，居于牢山。尝捕鱼水中，触沉木若有感，因怀妊，十月，产子十人……九子见龙惊走，独小子不能去，背龙而坐，龙因舐之。其母鸟语，谓背为九，谓坐为隆，因名子曰：九隆。及后长大，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，遂共推以为王……九隆死，世世相继，乃分置小王，往往邑居，散在溪谷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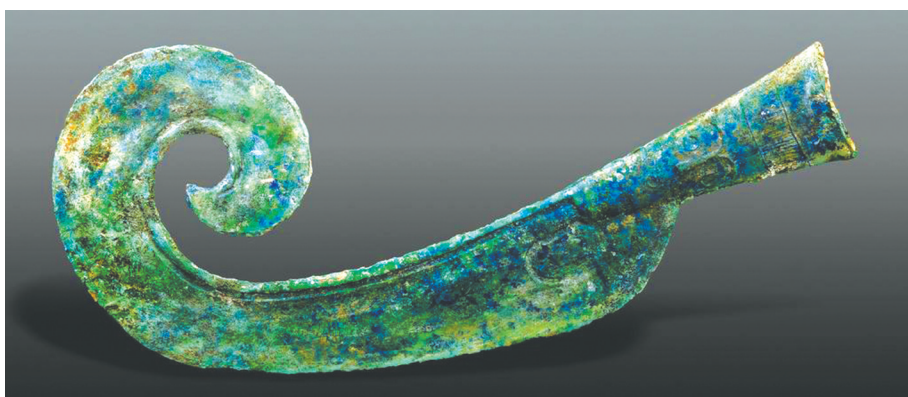
在古籍《哀牢传》中，曾载有这样一段颇具神话色彩的故事，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哀牢王的起源，表明了哀牢王九隆是龙之子，也简要描述了哀牢人的风俗习惯、服饰穿着等。更重要的，记载了云南西南部在青铜时代曾存在一个神秘的古国——哀牢国。

在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《后汉书·西南夷传》，以及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等史书中，都有对哀牢国的零星记载，但大多语焉不详、文字模糊，让后人对哀牢国知之甚少。直至2012年的冬日，云南昌宁大甸山墓地考古发掘开启，出土了一系列造型奇特、制作精美的青铜器，还有琥珀串珠、藤编护腿等，才逐渐揭开哀牢国的神秘面纱。

如今，走进位于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馆负一楼的临展厅中，就能看到器型独特的卷尖人面纹铜弯刀和铜指护、似乎凝固了时光的琥珀串珠……这批来自云南保山市博物馆的文物，陈列在“吉金万里——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”中，向来往的观众诉说着哀牢国的古老往事。



铜柄铜钺 保山市博物馆藏



卷尖人面纹铜弯刀 保山市博物馆藏

从铜钺中探寻神秘哀牢国 “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”

通身暗绿、笔直完整，几何纹装饰其上，不自觉中威严自显……展览中，来自三星堆遗址、金沙遗址、盐源老龙头遗址的精美青铜器令人目不暇给。在第二单元“云南地区”中，一件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的铜柄铜钺，被展示在显眼的玻璃展柜中，呈现出世所罕见的面貌风采。

“这件铜柄铜钺，根据其形制及摆放位置，推测为一种礼器——权杖。这样一个通体合铸的权杖，代表了当时墓主人所拥有的权力，可能是部族管理者也就是统治者的权力。”展厅中，保山市博物馆馆长王黎锐解释道。在他的讲述中，这件文物的杖头为一靴形铜钺，杖身为长实柄。一般权杖，其杖头为金属或玉石，杖身几乎为木质，很难保存下来，而此件器物通体青铜铸造，极为少见。

能够使用如此威严、代表着权力的器物，墓主人生前究竟有着怎样尊贵的身份？会不会是统治整个王国的哀牢王？其实不然，在王黎锐的讲述中，能够看到古哀牢国一个有趣的现象，那就是在这个王国之中，有着数十个大大小小的王。

“因为哀牢的王很多，史料里记载得很清楚，在公元69年归汉的时候，哀牢国还有77个王。”王黎锐说，《后汉书·哀牢传》有载：“永平十二年，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，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……西南去洛阳七千里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、博南二县，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，合为永昌郡。”这也表明，东汉时的“哀牢”，主要位于以今保山为中心的永昌郡。

“可见，哀牢不是一个王，但也许有一个总王，下边有很多王。从大王到中王，再到小王，王可能分很多层级。从它的权杖配置来讲，拥有这件铜柄铜钺的墓葬主人是个大王级别的王，但不一定是最大的那个。”王黎锐分析。

铜指护、人面纹铜弯刀…… 全国罕见的独特器型

除了这件代表权力和身份的铜柄铜钺，在展厅其他位置，还陈列着更多造型独特、难以琢磨出用途的文物。国内罕见的卷尖人面纹铜弯刀、可以被套在手指上的铜指护、器型特异的束腰铜盒……这些文物静静躺在展柜中，无声地为人们勾勒出2000多年前神秘古国的风貌。

“哀牢的青铜文化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，就是和周边区域的文化有一些差异。”王黎锐特别说到了卷尖人面纹铜弯刀，这类器物仅在古哀牢地区出土，其中保山市出土最多。展出的这件弯刀弯曲弧度大，刀刃尖处卷起，刃口向外，器身薄，刀柄部分饰有清晰的人面纹，刃部两侧有“几”字



琥珀串珠 保山市博物馆藏



铜指护 保山市博物馆藏



铜盒 保山市博物馆藏

形血槽。“从刀尖弯曲度来看，它作为实用器的可能性小，作为仪仗器、礼器的可能性大。”

同样器型特异的还有铜盒，其由盖、身扣合而成，整体近扁长方体形，呈束腰状，器身布满精美的几何纹饰，国内仅在保山地区发现。王黎锐表示，此类铜盒已经出土了20多件，有大有小，应是古哀牢人使用的一种容器。但此类容器到底用来盛放什么物品，仍是古哀牢国留给人们的难解谜题。“在青铜很宝贵的时代，做这样一个容器，里面装的东西，对当时人们来说应该是很宝贵的。但非常遗憾，目前发现的铜盒在清理过程中，没有找到可以提供证据的遗留。”

如果说卷尖人面纹铜弯刀、束腰铜盒，放眼全国已是稀世罕见，那来自大甸山墓地的铜指护，在全世界而言更是独一无二。这些来自保山市博物馆的铜指护整体似船型，在每个指护中段有一圆形指环供套戴。指护造型独特，工艺精湛，反映了古哀牢国人较高的铸造技艺和独特的审美追求。

王黎锐强调，到目前为止，世界上青铜指护只发现了10个，皆来自大甸山墓地。在此次展览中，保山市博物馆带来了其中的5个。这些指护不仅造型精美，更是锋利坚硬，所以王黎锐更倾向其具有兵器的功能。

“这些指护，是可以伤人的。它作为兵器，不是采用穿刺的方式杀伤对手，而是用一种劈杀的进攻方式。”王黎锐说，在哀牢国一些器物纹饰当中，可以明显看到古哀牢人对虎的崇拜，所以铜指护的诞生，极有可能来源于对虎爪的认知。“我们理解的是，这些铜指护是套在手指上，用劈杀的方式来进攻，是模仿虎的打架方式。”

有美学色彩的琥珀串珠 印证哀牢国与周边贸易往来

从铜指护、铜盒、铜弯刀这些造型独特、纹饰精美的青铜器物中，不难看出古哀牢国人对美的追求。同时通过出土青铜器的数量和制作工艺，更能看出古哀牢国人已经熟练掌握了冶铸技术，可以制造出锋利的兵器，也可以铸造代表着身份权力的礼器等。在“吉金万里——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”中，保山市博物馆带来的展品除青铜器之外，更有一件琥珀串珠，其印证着古哀牢国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往来，以及这片土地丰富的物产。

据《华阳国志》和《后汉书》记载，哀牢国“宜五谷蚕桑”“出铜、铁、铅、锡……”，尤多珍奇宝货，如黄金、光珠、琥珀、翡翠、水晶、玛瑙……更有孔雀、犀牛、象、犴虫、食铁豹兽和会说话的猩猩。可在大甸山墓地考古发现以前，古哀牢国物产丰富的描述仅见于古籍，未有实物佐证。而大甸山墓地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琥珀珠饰，这些带着美学色彩的装饰品，让古籍中的文字有了穿越时空的见证。

“在大甸山考古发现以后，出土了很多这样的琥珀。这件琥珀串珠，是2000多年前经过人们加工的配饰，它是在墓主人胸部位置被发现的。实际上这些琥珀，大多来自现在缅甸北部的矿珀，也有来自印度洋的海珀，说明在当时古哀牢国就与周边地区有频繁的贸易往来。”王黎锐说，这些琥珀在强光下，呈现出非常鲜艳的血色，而且中间透亮，非常漂亮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琥珀都呈中部略鼓的长椭圆形形状，并且中间穿孔。“琥珀质地非常脆，如果穿孔技术不好，可能就碎掉了。这说明，当时古哀牢人的穿孔技术已达到一定高度。”

岁月变迁，曾经繁荣昌盛的古哀牢国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。但漫步展厅中，不管是造型独特的卷尖人面纹铜弯刀，还是世所罕见的铜指护，抑或是国内仅见于保山的束腰铜盒……都是哀牢国繁盛的有力证据，这些精美的文物为人们勾勒出了一个神秘古国的风貌，让古哀牢国不仅仅存在于古籍只字片语的模糊记载中。如今，人们能从这些文物之上，瞥见古哀牢国的历史文化，看到这个古老王国曾经绽放的璀璨光芒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
实习生 王邵佳
部分图片据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官网